

Deaver

Jeffery

当代侦探小说界最耀眼的大师级作家



译林精选

迪弗
作品

燃烧的电

[美国] 杰弗里·迪弗 著
姚人杰 齐佐 译

The
Burning
Wire



译林出版社

燃烧的电

The Burning Wire

[美国] 杰弗里·迪弗 著

姚人杰 齐佐 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燃烧的电缆 / (美) 迪弗 (Deaver, J) 著; 姚人杰, 齐佐译.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12.7

(译林精选)

书名原文: The Burning Wire

ISBN 978-7-5447-2803-4

I. ①燃… II. ①迪… ②姚… ③齐… III. ①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 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2) 第085502号

The Burning Wire: A Lincoln Rhyme Novel by Jeffery Deaver

Copyright © 2010 by Jeffery Deaver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Curtis Brown-U.K.

through Big Apple Agency, Inc., Labuan, Malaysia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12 by Yilin Press,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10-2010-402号

书 名 燃烧的电缆

作 者 [美国]杰弗里·迪弗

译 者 姚人杰 齐 佐

责任编辑 许冬平

原文出版 Simon & Schuster, 2010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译林出版社(南京市湖南路1号 210009)

电子信箱 yilin@yilin.com

网 址 <http://www.yilin.com>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印 刷 江苏凤凰扬州鑫华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652毫米×960毫米 1/16

印 张 25.5

插 页 2

字 数 362千

版 次 2012年7月第1版 2012年7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47-2803-4

定 价 35.00元

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出版社调换

(电话:025-83658316)

作者的话

……我从不担心恐怖分子会利用我写的东西去制造什么阴谋。一方面,我从不提供足够的技术信息——就这本书而言——让罪犯真的能够侵入纽约市的电网去关闭它。我得说,我已经得到了公众的广泛关注,因为在我宣布要创作这部小说之前,就有传闻说有人试图非法侵入洛杉矶电网。我不知道我有怎样的先见之明,我只是喜欢这个想法:那些巨大的 10 英尺长的电火花在路灯杆和人行道上的金属板上噼啪跳闪!……

距离世界地球日还有三十七个小时

“人用脖子以下来挣钱，一天至多赚几美元；人用脖子以上来挣钱，大脑能创造多少，你就值多少。”

——托马斯·阿尔瓦·爱迪生

第一章

纽约市皇后区东河畔的阿尔冈昆电力电灯联合总公司厂区，早班主管坐在控制中心里，对着电脑屏幕上跳动的红色警示蹙起眉头。

重大故障

这行警示底下，还列出了一个具体时间：上午 11 点 20 分 20 秒 3 毫秒。

早班主管放下杯身上印有蓝白色古希腊运动健将形象的咖啡纸杯，在吱嘎作响的老板椅上坐起身。

电力公司控制中心的员工都坐在各自的工作台前，这有点像航空管制员。轩敞的控制室里照明充足，最显眼的便是一台硕大无比的平板显示器，上面实时显示着美国东北电网内部的电力流动情况。东北电网负责向纽约、宾夕法尼亚、新泽西和康涅狄格四个州提供电力服务。控制中心的建筑本身和室内装饰还是相当新潮的——前提是要能让时间倒退到 1960 年。

早班主管仰起头，眯眼瞧着显示屏，上面显示出全国各地的发电厂输

送来的电力：有蒸汽涡轮发电机组、核反应堆、尼亚加拉大瀑布水坝发电站。在这些仿若乱麻的线条中某个不起眼的小角落里，隐藏着一个错误。一个红色圆圈在闪烁。

重大故障……

“出了什么事？”主管问道。主管一头灰发，身穿白色短袖衬衣，不见啤酒肚。他已经在电力这一行干了三十年，对眼下这种情况至多感到古怪而已。尽管重大故障的指示灯时不时会启亮，可真正发生重大故障的几率是微乎其微的。

一名年轻的技术员回答说：“可能是断路器完全分离故障吧。在 MH-12 变电站。”

阿尔冈昆电力公司的 12 号变电站位于纽约的哈莱姆区——“MH”指的是曼哈顿——这是一家地区主变电站，完全无人操作，位置隐秘，周围市容肮脏。这座变电站接收 13.8 万伏的电流，然后通过变压器的转换，降压到 1.38 万伏，再通过分流步骤，送到下一站。

大屏幕上此刻又新跳出一行字，就在“重大故障”的报告和具体时间下方，红光闪烁。

MH-12 变电站下线

早班主管在自己的电脑上噼里啪啦输入命令，同时追忆起老时光，那时候工作全得靠无线电、电话和绝缘开关，房间里还弥漫着润滑油、黄铜和热电木的气味。他阅读起繁复的日志文件，又仿佛自言自语似的，小声说道：“断路器打开了？怎么会呢？电网荷载明明很正常嘛。”

电脑屏幕上又出现一条新讯息。

MH-12 变电站下线

从 MH-17、MH-10、MH-13 和 NJ-18 变电站

向受影响的服务区重新配电

“电网启动重新配送了。”有人多此一举地喊了一句。

在市郊和乡村地带,电网都是曝露在外,清晰可见的——从那些悬在头顶、没有绝缘层的高压电缆,到一根根电线杆上,再通过普通电线送到你的家中。假如有哪根电缆出了毛病,轻而易举地就能找出来,把它修理好。然而,在许多大都市,譬如纽约市,电缆都是埋在地下的,还包裹了一层绝缘塑料。因为塑料随着岁月的推移会老化,还会受到地下水的腐蚀,结果就会引起短路和停电,电力公司的解决办法是将电网的冗余度增加到原先的两倍乃至三倍。当 MH-12 变电站突然瘫痪,电脑会自动地开始从别的地区调拨电流,重新配送,满足用户的用电需求。

“电压没有剧烈上升,也没有下降。”另一名技术员喊道。

电网里的电流就像自来水从一根主管道流入一个家庭,再通过许多开启的水龙头流出。当一个水龙头关闭,其他水龙头里的压强就会增加。电流也是同样的道理,尽管电流传输的速度比自来水快得多——差不多是七亿英里每小时。因为纽约市的电力需求很大,分担额外配电任务的那些变电站的电压——相当于自来水的压强——就会增大。

但是,电网建设时就考虑过这个问题,完全能应付,电压指示灯依然保持绿色。

然而,让主管感到困扰的是,MH-12 变电站的断路器一开始怎么会分离。变电站的断路器启动的最常见原因要么是发生短路了,要么是用电高峰时用电量遽然增大。用电高峰通常是在早晨、上下班高峰和傍晚,或者是遇上高温时节,贪婪的空调机需要惊人的电量。

在这个气候宜人的四月日子里,无论怎么看,上午 11 点 20 分 20 秒 3 毫秒都算不上是用电高峰时间啊。

“派一名故障检修员去 MH-12 变电站,可能是哪根电缆坏了,也可能是短路——”

就在这时,第二个红圈开始闪烁。

重大故障

NJ-18 变电站下线

又有一座地区变电站瘫痪了。这座变电站位于新泽西州帕拉姆斯附近,是曼哈顿 12 号变电站下线后承担它的配电任务的几座变电站之一。

早班主管发出一声不像笑也不像咳嗽的声音,紧蹙眉头,疑惑不解,“到底是什么玩意呀?电网荷载在容许范围内啊。”

“传感器和指示灯都运行正常。”一名技术员说道。

“是 SCADA 程序出问题了吗?”主管问道。整个阿尔冈昆电力公司都在一款名叫“监管和数据获取”(SCADA)的复杂程序的监视下,运行在使用 Unix 操作系统的大型计算机上。颇具传奇色彩的 2003 年东北电网大面积停电事故——北美历史上最大的一次电力事故——可以部分归咎于一连串的软件错误。今日的电网系统不再允许那类灾难重演,但这并不是说另一种不同的电脑故障就不会发生。

“我也不清楚。”主管手下的一名助理缓缓说道,“不过我觉得,只有这种可能了。诊断报告里说,电缆和开关站都没有物理损坏。”

主管凝视屏幕,等待系统按照逻辑做出下一步部署:让他们知道哪座变电站——或电厂——会加入进来,填补 NJ-18 变电站瘫痪造成的电力缺口。

然而,屏幕上并没有跳出任何新讯息。

曼哈顿地区的三座变电站,分别是 17 号、10 号和 13 号,在继续额外地为纽约市两处原本会停电的服务区供电。“监管和数据获取”程序并没有正常执行任务,它本来应该从别的变电站调拨来电力,施以援手。现在,上述三座变电站输入输出电量的总和都在急剧增加。

主管摸了下胡子,徒然地等待另一座变电站上线,片刻后,他给自己的高级助理下达了命令:“用手动方法,从 Q-14 变电站调配电力到曼哈顿 12

号变电站的东部服务区。”

“是,主管。”

早班主管随即又厉声说道:“现在就做。”

“嗯,我正在想法子呢。”

“想法子。你是什么意思,想法子?”执行这项任务只需要敲击几下键盘。

“开关站没有反应。”

“不可能!”主管迈出几小步,走到技术员的电脑前。他敲击了一下自己睡梦里都能记得的那句指令。

一点反应都没有。

电压指示灯已经跃到绿色的尽头,隐约闪现黄光。

“真不妙,”有人开始小声嘀咕,“这是个大问题。”

主管跑回到自己的电脑桌前,跌坐在老板椅里。他的格兰诺拉谷物棒和印着古希腊运动健将图案的咖啡杯滚落到地上。

紧接着,又有一块多米诺骨牌倒下。第三个红点跳动起来,宛若公牛盯住敌手时通红的眼睛,“监管和数据获取”程序以事不关己的态度报告道:

重大故障

MH-17 变电站下线

“不,不能再出故障了!”有人轻声惊呼。

这次和之前一样,没有别的变电站施以援手,帮助满足纽约市对电力的贪婪需求。剩下的两座变电站此刻承担了原本属于五座变电站的供电任务。两座变电站输入输出的电缆温度一直在上升,大屏幕上的电压指示灯的亮条已经进入黄色区间。

MH-12 变电站下线。NJ-18 变电站下线。

MH-17 变电站下线。

从 MH-10、MH-13 变电站向受影响的 服务区重新配电

主管发号施令：“调配更多的电力到那些区域。我不管你们用什么方法，也不管你们从哪里调拨。”

坐在附近一个格子间里的女人立刻站起身，“我通过馈电线路从布朗克斯调来了四万伏特的电。”

四万伏特的电流不算什么，但是要通过馈电线路传输有点棘手，因为那些馈电线的设计承载电压只有四万伏特的三分之一。

还有个技术员从康涅狄格州调拨来一些电力。

电压指示灯的亮条在继续上升，不过现在已经放慢了速度。

也许他们能控制住这次事故。“再来点！”

但是，那个从布朗克斯区调拨电力的女技术员噎着声音，报告说：“等等，传输线路导致电压下降到了两万伏。我不知道原因。”

整个地区都在发生这类事情。某个技术员一从别处调拨来一些电流，希望能缓和电网压力，另一个地方的电力供应就趋向枯竭。

所有这些变化，都是以惊人的速度即刻发生的。

七亿英里每小时……

这时又有一个红圈亮起，等于是在电网上造成另一处枪伤。

重大故障

MH-13 下线

有人小声叹道：“这绝不可能发生。”

MH-12 下线。NJ-18 下线。

MH-17 下线。MH-13 下线。

从 MH-10 变电站向受影响的服务区

这就好比有一大箱水,却试图从一个小水龙头(像是那种从冷藏库门里喷出冷水的龙头)里流出去。电压一下子全涌进曼哈顿 10 号变电站。10 号变电站位于曼哈顿克林顿地区五十七街的一栋老房子里,此刻承担的供电任务是正常负荷的四五倍,并且还在不断增加。为了避免电路爆炸和起火,断路器随时都会跳起,但此举会让曼哈顿中城回到没有电力供应的殖民时代。

“北面似乎运行得更好些。试试北线,从北面调拨一些电力。尝试下马萨诸塞州方向。”

“我搞到了一些:来自普特南的五六万伏电。”

“很好。”

这时,有技术员叫道:“哦,耶稣啊,天啊!”

主管不知道叫出声的技术员是谁;所有技术员都注视着自己的电脑屏幕,低着头,全神贯注。“什么情况?”他大声喊道,“我不想再听到这种大呼小叫。直接告诉我!”

“曼哈顿 10 号变电站的断路器设置!看!断路器!”

哦,不……

曼哈顿 10 号变电站的断路器被人重新设置过了。现在这些断路器允许通过的荷载,是原先安全荷载的十倍。

假如阿尔冈昆电力公司控制中心不赶快降低加载在 10 号变电站的电压,变电站里的线路和开关设备会允许高强度的电流通过,而那将是致命的。变电站会爆炸。可是在爆炸之前,高强度电流会通过配电的馈电路,进入林肯中心以南街区的地下变电箱,还会进入众多写字楼和摩天大厦里的电网。一些断路器会切断电路,但有些年代久远的变电箱和配电板只会熔化成一团导电金属,让高压电流长驱直入,引发火灾和伴有电弧闪络的爆炸,任何靠近电器或电插座的人都有可能被当场烧死。

主管的脑海里头一次浮现出一个想法:恐怖分子。这是一次恐怖袭击。

他立刻喊道：“给国土安全部和纽约警局打电话。再重新设置断路器，该死的，赶快重设断路器。”

“断路器毫无反应。我被锁在了曼哈顿 10 号变电站系统外面。”

“真见鬼，你怎么会被锁在系统外面？”

“我不知——”

“有人在里面吗？耶稣啊，如果有，让他们立刻出来！”变电站是无人操作的，但维修工偶尔会进入变电站，做例行的维修保养。

“知道了。”

指示灯的亮条现在上升到了红色区域。

“主管，我们应该分流荷载吗？”

主管磨着牙，正在思忖这事。分流荷载也被称为轮流停电，是电力行业里解决事故的最后一招。“荷载”是用户的用电量总和。“分流”就是用手动方法，对电网里的某些区域进行有控制的拉闸停电，以避免电网系统发生更严重的停电事故。

分流荷载是电力公司在保证电网正常运行的这场仗里的最后手段。在人口稠密的曼哈顿地区轮流停电会带来严重后果，风险极大。单单对电脑造成的损害，就会达到几千万美元，还可能有人受伤，甚至会导致死亡事故。911 报警电话将无法打通。交通灯瘫痪，救护车和警察被困在车流中。电梯停在半路中。居民会极度恐慌。在停电时，拦路抢劫、商店洗劫和强奸案发生率都会无一例外地上升，即使在白天也照样如此。

电力供应会让人类变得老实。

“主管？”技术员绝望地问道。

主管凝视跳动着的电压指示灯亮条。他抓起电话，给自己的上级——阿尔冈昆电力公司的一位高级副总裁——打电话，“赫伯，我们遇到麻烦了。”他向副总裁简述了相关情况。

“怎么回事？”

“我们不清楚。我琢磨可能是恐怖分子干的。”

“天啊。报告国土安全部了吗？”

“报告了，就刚才。我们主要想调拨更多电力给受影响的地区，但我们的运气不怎么样。”

他注视着指示灯亮条继续升至红色区域。

副总裁问道：“好吧。你有什么建议？”

“我们没多少选择了。只能分流荷载。”

“市里一大片区域会至少一天没用电。”

“但我们别无选择。那么多电涌进一座变电站，如果我们不做些什么，变电站一定会炸飞的。”

主管的上级考虑了半晌工夫，“曼哈顿 10 号变电站还有一根次级传输线，对吧？”

主管仰头看了看显示屏。有一根高压电缆通过 10 号变电站，一路往西，输电给新泽西州的部分地区。“是的，但这根电缆没有连接上，它只是通过那儿的一根管道。”

“但你可以把电缆接上，用它来给改道供电的线路提供电力？”

“用人工方法？……我觉得可行，但……但那就意味着要派人进入曼哈顿 10 号变电站。如果我们无法在他们完工前降低电压，变电站会爆炸。那样所有待在变电站里的人都会丧生，即使小命没丢，也会全身三度烧伤。”

副总裁静默了一下，“别挂电话，我给杰森打电话。”

杰森是阿尔冈昆电力公司的首席执行官。私下里，大家都称呼其为“电力上帝”。

趁着等待的工夫，主管看了一圈周围忙碌的技术员，同时继续盯着墙上的显示屏。红色的圆点依然发着红光。

重大故障……

最终，早班主管的上级回到了电话线另一头。他的嗓音有点异样。他清了清嗓子，又沉默了片刻，才说道：“你得派些人进去。用人工方法把电缆接上。”

“这是杰森的命令？”

副总裁停顿了下，“是。”

主管低声说：“我不能命令哪个员工进变电站。那是自杀行为。”

“那就找几个志愿者。杰森说，你不准——仔细听我说——无论发生什么情况，你都不准分流荷载。”

第二章

司机开着 M70 路公交车穿过车流，驶向五十七街上的车站，在那个车站附近，第十大道变成了阿姆斯特丹大道。公交司机此刻心情不错。他驾驶的新巴士是低底盘款式的，汽车台阶能与人行道高度一致，乘客上车变得更加方便，还有方便伤残人士的滑道，操纵流畅的方向盘，而最让他称心如意的，是新巴士有一个久坐不累的驾驶座。

天晓得他是多么需要它，他一天要在驾驶座上连坐八小时呢。

他对纽约地铁、长岛铁路和大都会北方铁路都兴味索然。不，他就爱驾驶公交车，尽管纽约市区车流拥挤得快让人发疯，乘客又对司机多有怨言，态度不佳，还爱发火。他喜欢乘坐公交车体现出的民主色彩；你能在公交车上看见各种乘客，从律师到生活艰辛的乐手，再到快递员。出租车价格昂贵，散发异味；地铁并不总是能把你送到想去的地方。那么步行呢？算了吧，这儿可是曼哈顿。假如你有空闲，步行确实不错，可谁又真的有空呢？除此之外，他喜欢与人打交道，他可以向每一位登上公交车的乘客点头致意、微笑或者打声招呼，他喜欢这样。纽约人并不像有些人说的那样，总是冷冰冰的。只是他们有时候显得害羞、不安全、满腹提防、心事重重罢了。

然而，很多时候，只需要一个微笑、一个点头致意、一句问候……他们就会成为你的新朋友。

所以，他很乐意去做这样一个人。

尽管只是在六七个街区里。

跟乘客们打招呼，让他有机会辨认出那些怪人、醉鬼、瘾君子、嗑药者，然后决定要不要摁下警报按钮。

毕竟，这是为了全体曼哈顿民众。

今天天气宜人,风轻云淡。四月,他最喜欢的一个月份。现在大约是上午 11 点 30 分,公交车里人头攒动,都是赶着往东边去赴午餐约会或想趁着午休去处理琐碎事的乘客。车流前进缓慢,司机察觉到公交车就快驶临车站,已经有四五个乘客站在公交车站的站牌柱旁。

司机驶进车站,视线却刚好越过那些等着上车的乘客,落在车站后面的那栋棕色旧楼房上。这栋二十世纪早期建筑有好几扇格子窗,楼里却总是黑漆漆的。他从未看见有人出入过。这是个阴森可怕的地方,像牢房一样。在楼房前面,竖了一块蓝底白字的斑驳标牌。

阿尔冈昆电力电灯联合总公司

MH-10 变电站

私有财产

危险,高压,严禁擅入

司机以前很少留意这个地方,可今天有些东西吸引了他的目光。他相信,有什么东西出了问题。从窗户外面垂下一根电缆,距离地面还有十英尺左右。电缆直径大概有半英寸,上面包裹着绝缘层,一直到末端为止。末端的塑料或橡胶层被剥掉了,露出了银色的金属线缆,被拴在某种零件上,像是一片黄铜。司机心想,这根电缆真他妈的粗啊。

就这么从窗口垂下来。安全吗?

司机踩下刹车,让公交车稳稳停下,然后摁下车门开关。“跪倾”系统运转,一块斜板由车门伸向人行道,最低的一级金属台阶与地面之间只有几英寸的距离。

伴随着液压系统的悦耳嘶声,车门打开,司机的红润宽脸庞转向车门口。乘客们开始逐次登上公交车。“上午好。”司机热情地问候乘客。

一位八旬老太太,拿着一个亨利-邦杜女性精品店的破旧购物袋,向司机颌首回敬,拄着一根拐杖,颤颤巍巍地走到公交车车尾,对于车头特意为老年人和伤残人士保留的空位子视而不见。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